

心經附注 一二

漢書門			
九	三	九	類
七	一	三	號
二	九	一	函
冊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九	三	九	漢
冊	架	冊	書
二	九	一	號
冊	架	冊	架

儒家七号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93
冊數	2 ( 1 )
函號	299 4

299-4



心經附註序

淺草文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嘗撰取  
聖賢格言為心經一編首危  
微精一十有六言而以子朱  
子尊德性之銘終焉走每敬  
誦之蓋儼乎若上帝之下臨



心經附註 序前

500-4

聖師之在目也。然猶疑其註  
中。或稱西山讀書記而凡程  
朱大儒開示警切之言。多不  
在。卷意此經本出先生而註  
則後人雜入之。故邪齋居之  
暇。謹爲之參校。且附註其下。

而識其首曰。嗚呼。人之得名  
爲人。可以參三才而出萬化  
者。以能不失其本心而已。顧  
其操縱得失于一念俄頃之  
間。聖狂舜跖。於是焉分。其可  
畏如此。古之人。所以爲涵養

不原之計者。至不敢撤琴瑟。而廢箴。徹于左右。使體立用。宏顯微。不二。用底于希聖。希天之極功。有以也。性學不明。人心陷溺。寄命于耳目。騰理于口舌。此先生之所深悲。而

心經所由述也。然則學者宜何所用力。而後無忝于人之名哉。蓋嘗反覆紬繹。得程子之說。曰。天德下道。其要只在謹獨。又曰。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直內。是本。朱子

心經付註 序前

曰程先生有功于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蓋是經所訓。不出敬之一言。故其語約而義精。其功簡而效博。誠所謂障川之柱。指南之車。燭幽之鑑。大有功

于斯道。而造次顛沛。不可忽焉者也。晚生末學。何所知識。輒手錄成帙。以告同志者。而於言敬之說。特加詳焉。豈敢以是求多于先生之書哉。圖寘心于聖經賢傳之中。為檢

防熟復之地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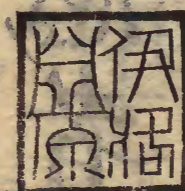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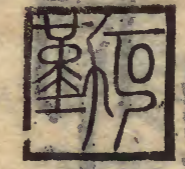
弘治五年壬子七月望後學

新安程敏政謹序

...

...

...



心學圖



心經附注 心學圖

五



心經總目本和棋齋去畏章

○卷意章六道章 五心章

書大禹謨人心道心章

詩魚魯頌上帝臨女章 諸葛觀卦象章

大雅視爾友君子章 竹石問二章

易乾九二閑邪存誠章

坤六二敬以直內章

損大象懲忿窒慾章

心經附注

益大象遷善改過章

復初九不遠復章章

論語子絕四章齊齋章

顏淵問仁章吾子章

中庸天命之謂性章

詩潛雖伏矣章

書○卷三人心齋心章

仲弓問仁章

大學誠意章

正心章

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章

君子反情和志章

君子樂得其道章

子思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矢人函人章四篇

赤子之心章

○卷三

子思子牛山之木章

仁人心章

無名之指章

人之於身也兼所愛章

鈞是人也章



飢者甘食章

魚我所欲章

卷四

子思子 雞鳴而起章

養心章章

周子 養心說

通書聖可學章

程子 視聽言動四箴

求放心章

范氏 心箴

下不惑入之心章

朱子 敬齋箴

求放心齋銘

尊德性齋銘

初章六身章

古贊曰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  
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懼惟欲易流  
是之謂危須臾或放衆惡從之道心伊何根於  
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  
毫芒或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間曾不容隙察之  
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為終始惟精故一  
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妙提綱挈維昭示  
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

心經附注

卷四

三

上帝寔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  
皆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前  
雲卷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其  
知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  
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  
人哉期與之同維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  
此其大者歛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  
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在茲其可弗力  
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為先我來

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窻斐几  
清晝鑪薰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在心經西山先生撰聖賢格言自為之贊者  
也先生之心學繇考亭而溯濂洛洙泗之源  
存養之功至矣故其行已也上帝臨女可以  
對越而無愧其臨民也若保赤子痒痾疾痛  
真切於吾身其立朝也憂國如飢渴所言皆  
至誠惻怛之所形而非以銜直也其將勸講  
若齋戒以交神明而冀其感悟也迨退而築

室粵山之下雖宴息之地常如君父之臨其  
前其著書皆本於中庸大學雖遊戲翰墨  
出於正也然猶夜氣有箴勿齋有箴敬義齋  
有銘晚再守泉復輯成是書晨興必焚香危  
坐誦十數過蓋無一日不學亦無一事非學  
其內外交相養如此若愚老將至矣學不加  
進然尚竊有志焉手抄此經晝誦而夜思之  
庶幾其萬一復鋟板于郡學與同志勉云端  
平改元十月既望後學顏若愚敬書

西山真氏

心經附註卷一

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  
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  
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  
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

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  
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  
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  
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而則守其本心  
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  
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  
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附註朱子曰  
堯舜以來未有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  
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  
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審問謹思明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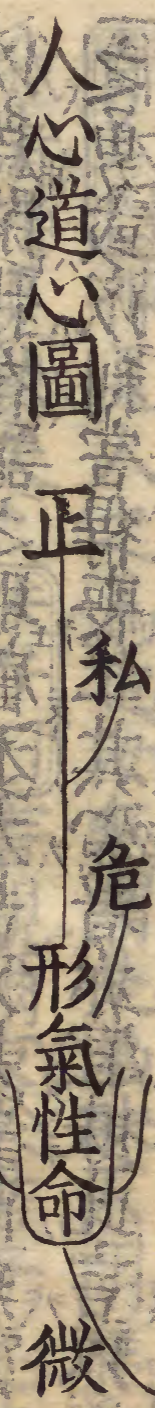
皆惟精篤行是惟一也中庸明善惟精也誠身惟  
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  
學者只是學此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  
○問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  
此不是有兩物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  
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峯云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潛室陳氏曰五峯  
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中理  
中節即為天理無理無節即為人欲  
○又曰道  
心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  
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陸子靜云舜若

以人心為全不好則須說使人去之。今止說危者不可據以為安耳。精者欲其精察而不為所雜也。此言亦自是。○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耳。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爭此字。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問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執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

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勉齋黃氏曰以堯舜之聖處帝王之尊而所以自治其心者如此。世之學者不知此心之為重任。縱欲驕逸放肆。念慮之頃或升而天飛。或降而淵淪。或熱而焦火。或寒而凝冰。如狂惑喪心之人。雖宮室之安。衣服之適。飲食之宜。亦茫然莫之覺也。豈不深可憫哉。聖賢垂訓炳然明白。學者亦盍深思而熟玩之哉。○西山真氏曰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先儒訓釋雖衆。獨朱子之

說最爲精確。夫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心也。人心之發如錛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充廣者故曰微。惟平居莊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爲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爲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理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酌萬變無往而非中矣。○魯齋王氏曰朱子謂人心道心不同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既曰私卽人欲

矣。又曰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何也。蓋原字自外推入知其本有故曰微。生字感物而動知其本無故曰危。正字私字皆見于外者故人心不可謂之人欲。人心若便是人欲聖人必不曰危。危者謂易流於人欲也。因手畫成圖。



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

毛氏曰言無敢懷貳心也○朱子曰知天命之必  
然而贊其決也○愚謂詩意雖主伐紂而言然學  
者平居諷詠其辭凜然如上帝之實臨其上則所  
以為閑邪存誠之助顧不大哉又見義而無必為  
之勇或以利害得喪二其心者亦宜味此言以自  
決也○附註程子曰毋小敬可以對越上帝○  
山楊氏曰道無顯微之間慎其獨所以對越在天  
也詩曰勿貳勿虞上帝臨女○

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

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  
日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

鄭氏曰神見人之為也汝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  
我者神見汝矣○朱子曰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  
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  
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  
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度幾不愧于屋漏無日

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附註 朱子曰：衛武公學問之功甚小。苟年九十五歲。猶命群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豈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西山真氏曰：此武公自警言之詩也。人之常情。祇敬於群居者。易兢畏於獨處者。難。子思作中庸。推明其說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嗚呼武公。

其聖賢之徒與。

疊山謝氏曰：莊子云：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一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

易乾之九二子曰：庸言之信。庸行

之謹。閑邪存其誠。

程子曰：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又曰：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將一箇誠來存著。○又曰：如何

是閑邪。非禮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附註 程子曰：閑邪更著甚工夫。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

生敬。敬只是主一。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



此則只是中。既不乏此。又不乏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天理自然。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又曰。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彼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又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朱子曰。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他入來。此正是無射。亦保之意。無射亦

保。雖無厭。數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臨川吳氏曰。程子謂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為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無妄。真實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內心不二三不雜。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水入火。安然不以為非。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為理。為

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閑居獨處之際邪  
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  
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而一  
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  
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所謂閑邪之邪非論語  
無邪之邪也蓋必先能屏絕私欲惡念之邪而後  
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豈可  
躡哉

易坤之六二曰君子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  
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伊川先生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  
非在外也○又曰主一之謂敬直內乃是主一之  
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  
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又曰心敬  
則內自直○龜山楊氏曰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  
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  
為有方矣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

之辨。程子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紆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較象，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字，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孟子本為養氣設。程門乃轉作養心法。如何潛室陳氏曰：孟子下書持敬工夫少如此二句最細密。然亦只施於養氣所謂事者指義直而言大槩工夫較鹿

些。所謂孟子有英氣，謂此。程門愛此二句，借轉作養心法。養心以養氣，故其所事者持敬工夫。其說為細。然其下工夫處亦不過如孟子之節度耳。

○又曰：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問夾持之意，朱子曰：最下得此兩字好。下委然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有箇天德。○又曰：敬義內外相養來定，在這裏莫教一箇有這些走失。如此則下不滌於物欲，只得上達天德也。

○問丹書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朱子曰：敬便堅立，怠便放倒。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是欲。這敬義是體用，與坤卦說同。

西山真氏曰：武王之始踐祚也，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太公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

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三，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實一道也。○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他一句，便領畧將去，實是要行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將身已做若實把做工夫。

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朱子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記之曰：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始，然後得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二者。

樂而玩之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程子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又曰敬以

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必有事焉

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

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然持之久必別○又曰有

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操而已操之之

道敬以直內也○尹和靖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

令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妄作不愧屋

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

按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誠學者

希聖之樞要然敬以直內其本也若以以上四條

程子平日單言之以教學者而其發明敬字之義

尤詳今○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或曰

以用功程子曰莫如主一○程子曰主一之謂敬

不或思一事未了便好不拘思慮與

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應事皆要求○問主一無適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作如今人一事未了又要做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又曰學問只是專一然他底難自家道理本來是

想有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難自家道理本來是

有只要人去理會甚順且易又如莊子用志不分

乃疑於神亦是如此教人但只是箇空寂儒者

之則有許多道理若看透徹可以貫事物可以

洞古今○又曰古人自少小時便做小工夫如

學射時心若不在此則射不中○又曰古人自少小時便做小工夫如

以使得馬書數亦然今既自小學狗時心若不在此則

須著從今做去若不如此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

恰似立屋無基址且無安頓屋柱處得此心有箇

存主然後為學便有歸著若此心雜然昏亂自無

頭當却學從那處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於敬上做工夫正為此也

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又曰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

肅一段是切至工夫論與人又曰此因朋友講

論深究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

事事滅烈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

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設使真能如此存

得亦與釋老何異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如此

存得邪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

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

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

又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能及耳

是常惺惺法宋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

固是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

又曰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悔之意無

時不然被他恁地聒後自住不得本抵學問須是

警省又因言瑞嚴僧每日間常自問主人翁惺惺

不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又引釋氏

說云不得跳舉不得昏沈是他見得此心只有

兩項跳舉是走作時昏沈是放倒時惟敬則都無

此病或問謝氏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

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

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焉

和靖尹氏曰敬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謂和靖

初見伊川先生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先生曰主

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

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

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

始成終者也觀程子謝氏尹氏數說足以知其用

力之方矣或問二先生言敬之異曰譬如如此室四

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至此則三方入處皆在其

中矣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當合三先生之言而

黃氏曰敬者主一無適之謂程子語也然師說又

以敬字惟畏為近之蓋敬者此心肅然有所畏之

名畏則心主於一如入宗廟見君父之時自無雜

念閑居放肆之際則念慮紛擾而不主於一矣二

說蓋相表裏學者體之則可見矣○覺軒蔡氏曰

敬字之義甚大先師朱子哀集程門論敬要語詳

且密矣黃氏又述先師敬字之義惟畏為近之尤

精切蓋人之一心虛靈知覺常肅然而不亂炯然

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

行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

於欲則此心之體用亦將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所

以不可不敬也苟能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

臨其上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

容於昏且亂矣此敬字之義所以惟畏為近之其

說不可易矣掌即其本原而深思之敬該動靜主

一亦該動靜無事時此心湛然常存此靜而主

也。有事時心應此事更不雜以他事此動而主

也。靜而主一即中者天下之本本動而主一即和

者天下之達道若玩周子一者無欲之一程子濟

養吾心之一朱子一者其心湛然只在這裏之一

則知靜之主一其大極之境界與學者誠能

盡取而融會精思其實體則庶乎得之矣

○問

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程子曰有諸

中者必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義之

說先儒多對舉而互言之考程子此言及胡

氏朱子之說又有賓主輕重之辨學者詳之

○五

峯胡氏曰居敬所以精義也

朱子曰近世為精義

之說莫詳於正蒙而

五

簡當深可玩味

朱子曰敬以直內最是緊切

工夫又曰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

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

○又曰才敬以直內

○又曰才敬以直內

○又曰才敬以直內

○又曰才敬以直內

○又曰才敬以直內

○又曰才敬以直內

○又曰才敬以直內

○又曰才敬以直內

○又曰才敬以直內

○又曰才敬以直內

○又曰才敬以直內

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  
由義便居仁或問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  
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伊川先生曰脩己之道所當損者惟忿與慾故懲  
戒其忿慾窒塞其意欲也龜山楊氏曰九思終  
於忿思難見得思義以此附註明道先生謂張  
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

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

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聖人之喜怒哀樂大公

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志怒則公觀理  
則順一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  
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  
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  
之其旨伊川先生曰語云棖也慾焉得剛甚哉慾

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  
至於滅天理而不反故曰欲色耳欲聲以至鼻之  
於香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佚皆然此皆有以使  
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者莫貴於  
思惟思而能窒慾曾子三省窒慾之道也伊川



先生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二十而浸盛四十  
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成無年無  
損也思叔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  
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耻○五峯胡  
氏曰氣感於物發如奔霆狂不可制惟明者能自  
反勇者能自斷○朱子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  
之象以窒慾人怒時自是恁突兀起來故孫權云  
今人氣湧如山慾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汗染人  
故室慾如填壑懲忿如摧山○又曰向見呂伯恭  
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打破家事後

日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閑看至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  
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

新安王氏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程子曰見善

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  
於人者莫大於是○附註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

世之師本註云人告之○又曰予年十六七時好

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  
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  
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方知果未  
也建安葉氏曰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  
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  
之力尤不可  
伊川先生曰罪已責躬不可無然  
亦不當長留在心曾為悔朱子曰悔字難說既不  
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  
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  
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  
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上  
蔡謝氏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先生曰做得  
甚工夫謝曰只去得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

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  
處先生點頭語在坐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  
○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  
問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  
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  
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人做得一事強  
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  
始得○勉齋黃氏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  
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正心脩身者學問之  
本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

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所由分。而聖人之所以為深戒也。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伊川先生曰**。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

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又曰。不

遠而復者。君子所以修其身之道也。學問之道無

他。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橫渠先生**

**曰**。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附註**。程子曰。如

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

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

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別。便是聖人。曾子

三省。只是緊約束。○**邵子曰**。言之於口。不若行之

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

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

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

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

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難。○**朱子曰**

屏山先生病時喜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二字符也汝尚勉之○又曰今人只知顏子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令人亦有說道知得這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南軒張氏曰天習之有斷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而吾時習

之功已間斷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為微而忽焉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痛以求改則明白茲念重生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踈時習之功專以至於德以凝道顏子之不貳一絕不復生也故名吾室曰不貳  
西山真氏曰南軒之用カ於過絶心過也如此可為學者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母史記 作無

朱子曰：「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

○附註：程子曰：「敬即是禮，無已可克。始則須絕四。」

西山真氏曰：「絕四者，克己之事。」○有人說：「無心，程

子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宋子曰：「所謂無

意，只看道理如何。道理當如此，便順理做去。自家

無些子私心，所以謂之無意。若纔有些安排布置，

而偶然當理也，只是私意。」○問：「絕四。」朱子曰：「須知

必欲其成而後已。事既成，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

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太少，

間二者又從這裏生出。我生意意又生，必又生

固又歸宿於我。正如元亨利貞，元了亨亨了，又利

利了，又貞循環不已。但有善不善之分爾。勿軒熊

誠意章事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意是私意，方

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子則尚

有此未盡所

以未達一間。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楊子曰**：勝己之私謂之克。○**伊川先生曰**：非禮處

便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

禮。方始是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

將去。○**附註**：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

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

益湯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

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

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

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

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

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西山真氏曰：此

章之要在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一語蓋情本善發不中節，乃流於不善，故必檢制其情，使合於中。所謂中者，即中庸所謂中也。約之為言，正中庸慎獨之功也。心無不正性，無不善，所以言其正喪其善者，為情所累也。故必先約其情，然後能正心而養性。下文又言必先明諸心，知所往者，蓋致知

而後誠意明善而後誠身其序固如此也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

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

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朱子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

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

做始得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問此段莫是

言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動作

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也曰公說天體物不

遺既說得是則所謂仁體事而無不在者亦不過

如此今所以理會不透祇是以天與仁為有二也

今須將聖賢言仁處就自家身上思量久之自見

又曰橫渠此語是將赤心片片說與人苟揚何

曾有此按張子此言正是發明克己復禮為仁之義又曰學者且須觀

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之之術又曰載所以使

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世俗下副當習熟纏繞譬之

延蔓之物解纏繞將上去苟能除去世俗則自然

脫灑也程子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朱子曰顏子克

己如紅爐上一點雪又曰顏子生平只是受用

克己復禮四箇字又曰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

禮語雖切看是不似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更詳細蓋為樊遲未曾見得箇己是甚禮是甚

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

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己方去復禮克得那一

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問尋常遇事

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做時乃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二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箇物引著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又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二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禁止之便克去纔克去便能復禮西山真氏曰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顏淵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為仁至問其目則又告之曰

非禮勿視聽言動而思不與焉何哉勿之為言禁止之謂也耳目口鼻因物而動非心為之主宰其孰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特學者弗之察耳○或問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實天理之節文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理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亂益無所不至矣然已者不欲之私也禮者天理之公也一心之中二者不容並立而其相去之間不能以毫髮出乎此則入乎



彼出乎彼則入於此矣。是其克與不克。復與不復。如手反覆。如臂屈伸。誠欲為之。其機固亦在我而已。夫豈他人之所得與哉。顏子之質幾於聖人。故其問仁。夫子告之。獨為要切而詳盡耳。且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者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者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不遺餘力矣。顏子於是請事斯語而力行。之所以三月不違而卒進乎聖人之域也。然熟味聖言。以求顏子之所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

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西山真氏曰。堯舜之大槩。至孔子投顏子。則本末盡見。聖人之蘊。無復遺餘。蓋希顏子所以希孔子。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從可知矣。夫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之要指也。堯復為仁。孔子顏子相傳之要指也。以言語求之。蓋甚不同矣。然孔子之所謂道。已即舜之所謂道。孔子之所謂禮。即舜之所謂禮。克而復。即精一之功。而仁之與中。又名異而實同者也。蓋合乎義理之正。而無過不及者。中也。純乎義理之正。而不雜之以私欲者。仁也。未有中而不仁。亦未有仁而不中者。即此推之。凡聖賢相傳之心法。皆可一以貫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太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  
不敏請事斯語矣

**伊川先生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敬則不私  
一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矣○**朱子曰**敬以持

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  
慎獨便是守之之法○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

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  
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  
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

**東嘉史氏曰**出門使民雖人所同知之地上敬之  
也至與不至則已之所獨知者也程子以為出門  
使民便有見實承祀之敬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  
胖動容周旋中禮然此不能謹之於已所獨知之  
地則人所同知者特象恭色莊耳此謹獨所以為  
動時主敬者然也至於儼若思又未出門使民之  
前內主於敬初無怠惰放肆之言雖未與物接常  
整齊嚴肅若有所思耳非靜時主敬之謂乎要之  
二者正與中庸戒○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

**朱子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蓋忠是盡已盡  
已而後為恕今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

姑息張子韶中庸解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卽是論之因我不會做皆使天下之人不做如此則相爲懈怠而已此言最當理○問克已復禮主敬行恕何以分乾道坤道曰公看顏子多少大力量一克已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壁如賊來顏子是進步與之廝殺教仲弓是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又克已復禮是一般藥打疊了這病主敬行恕是漸漸服藥消磨了這病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心經附注 卷一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子思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又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又曰。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

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若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附註**。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有殺聲。殺在心。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揚震四知。然

心經附注

卷一

三二六

不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  
是一箇知也問程子彈琴殺心事是就見知處言  
蘇揚氏所說是就已知處言先生合  
而論之是否曰兩事只一理幾纔動則已必知之  
已既知則人必知故程子論揚震四知曰天知地  
知只是  
○道鄉鄒氏曰慎獨最為入道之要所謂  
獨者非獨閒居靜處而已萌於心之謂獨能於此  
著力無由有過舉故中庸以此言為篇首西山真  
氏之言慎獨  
最有深味  
○蘇昞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  
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之  
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才發謂之和不可謂  
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  
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則不可朱子曰程子才思即是已發一句  
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  
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精  
微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或  
問喜怒哀樂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  
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  
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朱子曰未發之前  
不可尋覓已覺之  
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一人欲  
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  
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  
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  
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嘿識故程子之答蘇李明  
反覆論辨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蓋為此也向來

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關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至此不可不審也 ○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太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黠續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呂子約謂未有聞未有見為未發朱子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而後人亦不善讀也若必以未有見聞為未發處則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雖未足時被入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腐獸

用兩漢矣 ○又曰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此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得朱子曰有甚矜持只不要昏 ○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問涵養於未發之初易為力若發以後則難制朱子曰聖賢正要在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使都 ○延平李氏與朱子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

思索更於此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

補也朱子答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

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

物自然中節乃龜山門下相傳旨訣然當時親炙

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

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

之意每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西山真氏

曰朱子於呂氏求中之說楊氏體所謂中之說皆

深非之及為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

氣象而永其所謂中則亦呂氏之說也又云先生

教人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其後與學者

書又謂大本達道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

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

語為近之其說又不同將何所適從邪蓋嘗思之

未發之前但當敬以存養而不可有心求然思慮

未形而知覺不昧性之體段自有不可捨者程子

所謂靜中有物者蓋謂凡學者深味而實驗之自

當有見未可專以言語求也○宋儒樂平程時

登嘗類聚程朱所論已發未發者為中和說集編

六卷學者宜詳○問謹獨是念慮初萌處否朱子

考之茲不盡錄曰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知處如小可沒

緊要處胡亂去便是不謹謹獨是已接物了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是未有事在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

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就裏面剔出這話

心經附註 卷一

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初不知戒懼心何處者落潛室陳氏曰此間最精前輩於此境界最難下言語既是未發才著工夫便是發了蓋雖是未發之初體已合具萬用在此不比禪家寂如空如所以惺惺主人常在冥漠中照管都未曾放下了蓋雖是持守體段却不露痕跡。又曰謹獨是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胡氏李隨曰戒懼者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元注云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功夫涵養者所以存天理也。慎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

樂已發之後。元注云當此之時下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省察者所以過人。朱子曰此論甚善。西山真氏曰自昔諸儒懼與謹獨云者通為一事至朱子乃析而為二蓋以為不睹不聞者我之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其義不容有二又以見平常之時要切之處無所不用其謹則天理存而人欲泯是乃所謂致中和之功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



相在兩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與謹

獨是持養氣象○**朱子曰**人之所不見此君子謹

獨之事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

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

○**附註**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

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朱子曰**三國朱然終

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常不放矣

學者第一義而不可忽○**西山真氏曰**人心至靈毫髮之微少有自欺

必有不能謙於中者此所謂疚也此所謂惡也惟

夫處幽如顯視獨如衆反之於己無所疚惡焉此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而人之所不能及也又引詩

謂處室之時當無愧於屋漏故君子靜而常敬嘿

而常信不待動作言語而後見也存養之功至此

非盛德其孰能之乎○**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汙

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

為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揚伯起

之暮夜卻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不可

與人言無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然斯事也儒者猶或難之莊子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闇之中鬼得而誅之君子言人不言鬼言是非不言禍福而莊子云爾將以警夫中人以下者與

心經附註卷一

西山真氏曰人心之善惡與天知之真能慎獨者也然斯事也儒者猶或難之莊子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闇之中鬼得而誅之君子言人不言鬼言是非不言禍福而莊子云爾將以警夫中人以下者與

心經附註卷二

西山真氏

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真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

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  
 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  
 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  
 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  
 誠其意謙讀  
 朱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  
 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  
 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  
 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  
 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鄭氏曰厭讀為厭厭閉藏貌也朱子曰厭然  
 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  
 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  
 用其力以至此爾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  
 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  
 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又曰心無愧怍則康  
 大寬平而體常舒泰○附註程子曰有天德便可

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陳子曰有德便是天理  
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雙  
峯饒氏曰天德即正心脩身之謂王道即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謂此章乃大學一篇緊要之處  
○又曰有人曾中  
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間欲為不  
善又若有善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  
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  
昏心疾或問方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于胸中則  
志之時二者猶交戰于胸中持志者主一之謂若持  
是不能主一也志不立也○又曰欲知得與不  
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傷於裕  
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

度耳嘗有人言心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  
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  
賢因學而致心疾者皆以心病為言蓋恐學者持  
之太過而又不可失其所有事必如孟子所  
謂勿忘勿助而馴致于心廣體胖乃有得耳○劉  
忠定公見温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  
者公曰其誠乎又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  
劉初甚易之及退而自彙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  
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  
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朱子曰誠  
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概論如周子謂  
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即中庸所謂天下

經付注 卷二

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也。○西山真氏曰：溫公之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矯偽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者非指誠之至者而言也。○蘭溪范氏曰：人心至難測也。孰不欲謂已君子而多不免為常人或陷于太惡者患在心違其貌而安於自欺也。夫人有殺心輒形於聲有欲炙心輒形於色有懼心曰動而言肆有異心視遠而足高其心一動雖甚微也而形於外者已不可揜如此彼小人乃欲揜其不善於君子之前當其念已不善而思揜之則不善之念已誠乎中既誠乎中則必有自匿不慊之微情呈露于言意態

度之間自以為人莫我知也而不知人已得其所謂不可揜者如見其肺肝嗚呼自欺孰甚焉此予之所以為懼而思戒必以慎獨名座右也。○范氏其師承而朱子於其心箴有取焉其學誠有得于孟子故於論心處多警切與濂洛之語相出入蓋不獨心也。○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自欺。朱子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又曰：自欺只是自欠了分數恰如淡底金不可不謂之金只是欠了分數如為善有

八分欲為。有兩分不為。此便是自欺。是。自欠了分。數荀子曰。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乏則謀。某自十。亦上讀時。便曉得此意。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不。白。自家使底。佛家亦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瀉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至今不會斷。得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之心也。○問。自欺曰。謂心之所發。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於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邪。此處工夫極細。在未便說到粗處。所以前。後學者多說差了。蓋為賺却下文。小人間居為不。善。下段看了。○又曰。誠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樣底。

求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又曰。學者須是為己。譬如喫飯。寧可逐些喫。令飽為是乎。寧可鋪攤放門外。報人道我家有許多飯。為是乎。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只是將義理。畧從肚裏過。却翻出許多說話。如此者。只是不為己圖好。看如南越王黃屋左纛。聊以自娛耳。○又曰。誠意是人鬼關。過此一關。方會進。雲峯胡氏曰。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間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官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善也。○趙致道問於朱子曰。周子云。誠無為幾善必矣。

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已發之端蓋欲學者  
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  
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  
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后善惡雖相對  
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  
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未上下相達  
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  
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  
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  
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

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  
能於萌動幾微之間察其所發向背凡直出者為  
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而  
於直出者利道之旁出者過絕之功力既至則此  
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見  
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  
此兩端相對而生者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  
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原未發之  
前已具兩端所謂天命之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  
同體異用之說也朱子曰得之

誠幾圖 誠 幾 善幾

誠 幾

善幾 惡幾

此明周子之意 此證胡氏之說

按周子之所謂誠雖與大學指異然其所謂幾善惡與朱子所謂謹獨而審其幾一也此圖極有益於誠意之學者謹附著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憤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

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朱子曰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又曰心有不在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附註程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又曰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



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朱子曰今一念之間中無主便謂之虛  
 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又曰敬則內欲不前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前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事不可作兩截看也一時舉林用中主一銘以告學者曰有主則虛神守其郭無主則實鬼關其言○此下所辨程張論心之說雖非正釋傳意然心存而有所偏勝心亡而無所知識者○又曰心不可有事皆不可不致謹乎此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此語戒學者○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事○  
 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東萊呂氏曰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早起晏寢飽食渴飲終日為之而未嘗為也○  
 太抵曾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也苟守言喜事至則和而理憂事至則靜○又曰閑機事而理理者有條理而不亂之謂

之及機心必生蓋方其閑時心必喜既喜則加種下種子又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朱子曰心不可有事  
 物外固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纔繫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繫於物者有三或事未來而自家先有期待底心或事已應去了又却長存在胸中不能忘却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這都是為物所繫縛既為所繫縛便有這箇物事及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著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榮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東萊呂氏曰喜事則方寸不疑定故擇義不正衛生不謹○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又曰定然後有

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由光明易大抵以良為止  
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  
光明西山真氏曰多者問大學誠意如何便可  
以平天下山揚氏曰後世自是無人正心正得  
心其效自然如此心一念之間毫髮有差便是不  
正○朱子曰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又曰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又曰世俗之學所以與聖賢不同者亦不難見聖  
賢直是真箇去做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  
意識脩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

正心吟詠一節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節說脩  
身又將聖賢許多說脩身處諷誦而已或撥拾言  
語綴緝時文如此為學却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  
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  
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  
學者大要立志纔學便做聖人是也○下日因論  
讀大學諸生答以每為念慮攪擾曰只是不敬敬  
是常惺惺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  
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  
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操船須用篙

喫飯須使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箸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不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問忿懣章曰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時秤無不平纔把一物在上面便不平了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著當強底事也去抑他這便是不正又問公私之別曰譬如一件事若係公眾便心下不大管若係私已便只管橫在會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

公私之辨。○問憂患恐懼四字似一般曰不同恐懼是目下逼來得緊底使人恐懼失措憂患是思慮預防將來有大禍福利害又問忿懣好樂在我之事可以勉強不做如憂患恐懼是外面來底不由自家曰都不得便是外面來底須是自家有箇道理處置得下恐懼憂患只是徒然孔子畏匡人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了聖人處之恬然只看此便是要見得道理分明自然無此患

石山金氏曰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喜怒哀樂之發乃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則何惡於是而便以爲不得其正哉蓋當怒則怒怒而不遷遷當懼而懼懼而非懼懼則好而好而非欲可憂則憂憂而非傷是爲得此心體用

之正而非可以言無言之也。今以傳文觀之。則曰有所。則曰有所。則曰有所。則曰有所。其失也固矣。忿而曰忿。憤而曰憤。懼而曰懼。好而曰好。憂而曰憂。即其重疊之辭。則是情之所勝者。至此其滯也深矣。夫以心主於此。而失之。固情勝至此。而滯之深。則此心能得其正。若夫無所喜。怒。憂。懼。而失之。滯固亦非心之正用。惟事至而隨。應物去而不留。其斯以為正乎。非。○張思叔詒魯僕夫伊川先生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伊川先生曰。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問獨處一室。或行闈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安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有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汹涌。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又曰。古人有捨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

色鬚髮皆勝平昔問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

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

太常臧格撰論議曰伊川先生之學專以敬為主

克養既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夫一善言之微

若未過也則戒其動心忍性蓋有所忿懣則不得

其正一名敬言懼于暗室之頃未為失也則作其燭理

不明蓋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以至弱文章則惡

其玩物遇患難則憫其不能舍生蓋有所好樂憂

患則俱不得其正夫人而能盡去其累矣患不盡

彼其全乎○按臧氏所論敬與章句不合然深者

警于學○朱子曰某之氣質有病多在忿懣

條記朱子正心之學當與伊川先生事參觀

○王幼觀曰先生一日說

及受賊者怒形於言曰某見此等人只與太字面

配去徐又曰今說公吏不合取錢為知縣者自要錢矣節節言之為之吁嘆○朱子

曰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

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

思之曰且慢我只有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

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

事○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

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

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又曰風俗

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鄉里有所謂五

通廟最靈性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

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水飲遂動臟腑終夜次

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衆人闐然以爲不講廟之  
故某告以臆附是食物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五  
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  
某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有此語○問人患多懼  
雖明知其不當懼然不能克其若且強制此心使  
不動否曰只管強制也無了期只是理明了自是  
不懼○偽學黨作或勸先生設學徒閉戶省事以  
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其默足以容只是  
不去擊鼓訟竟便是默不成屋下念說底話亦不  
敢說○有一朋友微諷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

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  
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  
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論語首章言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  
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  
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  
刀鋸鼎鑊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  
人意思不佳勉齋黃氏撰行狀曰先生爲學窮理  
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  
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至其養深積厚

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  
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憊然有不  
足之意從遊之士誦習質疑務學焉則喜見於言  
進道難則憂形于色然為正務實辨別義利毋自  
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致意焉○  
葉氏所記朱子心學甚精最宜體玩

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  
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  
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  
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

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  
敬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  
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  
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  
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  
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  
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

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  
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  
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  
錯之天下無難矣

**孔子曰**和易正直子愛諒信○**鄭氏曰**致猶深審

也油然而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則寡於利欲寡於利  
欲則樂矣○又曰樂由中出故治心禮自外作故  
治躬○又曰鄙訥入之謂利欲生○**附註**程子曰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  
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  
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  
美者明得盡未是淳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問鞭辟如何朱子曰此是浴中語一處說作鞭  
約木抵是耍鞭督向裏去令人皆是鞭督向裏心  
都向外交恰似一隻船覆在水中須是去繩將轉來  
便得德吾輩○李端伯問每日常遇事即能知操  
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  
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



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又曰。古者王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教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者為聖賢。下者亦為吉士。由養之至也。○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疆。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問強是志強也。強氣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

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又曰。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又曰。懈意

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朱子曰。孟子云。言非禮義謂之自暴。言非禮義是專道禮義。是不好。世上有這般人。惡人做好事。只道人做許多模樣。這是他自恣地。聽暴了。更不通與他說到得。自棄底也。自道義理是好也。聽人說只是我做不得。任爾如何。這箇是自棄。終不可與有為。故伊川說。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自暴是剛惡。自棄是柔惡。○問向所說。自暴作自

鹿暴。與今集注。暴言也。不同。曰。言底是如暴其民。甚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如今人要罵道學。一般。只說道這許多做好事之人。自做許多模樣。不知這道理。是人人合有底。他自恣地非議。是他自恣了。這道理。○又曰。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為八分。然與他人。如退產相似。不肯伏此。退。○張子曰。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

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  
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  
心在於此○朱子曰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  
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為深  
切真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問樂以治心禮  
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  
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  
之矣○南軒張氏曰李季修問所謂敬之說當用  
力誠不可怠惰而嚮晦冥息亦當隨時某以為嚮  
晦入宜息乃敬也知嚮晦冥息之為非怠惰乃可

論敬之理矣○東萊呂氏曰敬之一字固難形容

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

體也西山真氏曰莊謂嚴而重肅謂靜而恭氣象

擾以身驗之○節孝徐公初從安定胡先生學自

言初見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

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

邪心經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孔子所謂君

是者聖學之基必謹於此蓋制於外所以養其

元城劉氏嘗舉司馬公讀三國志曹操遺令事以

語客客曰非溫公識見不及此劉氏曰此無他乃

一誠字爾。老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誠之者可以開金石。况此虛蕩之事。一看即解散也。○上蔡謝氏曰。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先生謂學者曰。賢者類如此。顯然用工夫。○明道先生曰。某書字甚敬。非是欲字好。只此是學。只此求放心。○藍田呂氏曰。橫渠先生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龜山楊氏曰。翟霖送伊川西遷道宿

僧舍坐處背塑像。先生令轉椅勿背霖曰。豈以其徒敬之故亦當敬邪。先生曰。但具人形貌便不當。嫚因賞此語曰。孔子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蓋象人而用之。其流必至於用人。君子無所不用其敬。見似人者不忽於人。可知矣。若於似人而萌輕忽之心。其流必至於輕忽人。○程子曰。呂與叔亦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常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子曰。學者常用提。此心使如日之外。則君

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督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若著力反不是。

又曰朱公揆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  
六榻一書天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  
毋不敬思無邪中處之此意亦好○朱子曰和靖  
尹公一室名三畏齋取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之意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  
粘之屋壁以自警戒喜竊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  
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朱子曰陳才卿問程  
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某答云是  
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干程先生何事  
某所以發此者止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己如

針之剄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

程門高弟如上文所記揚呂朱尹慎獨之事可謂謹嚴矣陳氏乃有此問當時必有所指今不可考

○先生病中接應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

聲曰爾懶惰教我也懶惰

朱子曰某平生不會懶前做事今人所以懶未必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庾晉卿請讀何書曰公心放已久可有所為也

且收斂精神玉藻九容處乎細體認待有意思却

好讀書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

慝每常嫌此句適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

過江西與陸子壽對語而劉淳叟獨去後面角頭

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  
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陳才卿一日侍  
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季人不會行得○葉  
賀孫請問語聲未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  
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  
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稍見道理不分明  
將漸入於幽暗含含糊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  
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  
是非○有學者每相揖畢輒縮左手袖中先生曰  
公常常縮著一隻手是如何也似不是舉止模樣

○有待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沈敬子曰僧家言  
常常提起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  
一縱肆則嗒然頽放矣曰固是○先生看糊窓云  
有此字不齊整便不是他道理朱季繹云要好者  
却從外糊黃直卿云此自欺之端也先正於師  
之間一毫不敢自肆如此類聚而觀有不惕然自  
警于於心者真所謂自暴自棄之人不可與有為  
矣  
○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為治身心之  
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  
和平中止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字諒油然而生  
自不能已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

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  
渾然天成無所作為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  
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惑也神雖不怒  
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又安猶孟子所謂善  
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禮以恭儉  
退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故致此以治身則  
自然莊敬敬則自然嚴威夫禮樂一也以禮治身  
至于嚴威而止不若樂之治心能至于天且神何  
也蓋天者自然之謂治身而至于嚴威則亦自然  
矣其效未嘗不同也但樂之於人能變化其氣質

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入無已疑不能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  
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  
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成  
其出汝者反歸咎其不出汝者長敖且遂非不知  
孰甚焉宋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  
戲為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  
不知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言尤  
甚遂作東銘戲言戲動雖與姦聲亂色有間  
然一向流蕩而不知檢則其能反情和志以底  
于順正之域不可得矣此張子所以痛絕之而學  
者尤不可○又曰戲謔不惟宣事志亦為氣所流  
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西山真氏曰醇子與張  
籍書云昔者夫子猶有

所戲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其為新哉而張子乃云爾何邪蓋牛刀之言夫子特以發子游而非正言故曰戲爾武公之戲曰善曰不為虐則和而有節可知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蓋是日也恣民之燕樂以休其勞非文武自為戲也若張子則持志養氣之功嚴惟恐戲言戲動以言之故既為東銘又發此語學者誠以身體之當戲謔時志能不為氣所流否然後知張子真藥石之言未

○上蔡謝氏曰巧言令色知之亦難禮曰情欲信辭欲巧詩稱仲山甫之德曰令儀令色然禮所謂辭欲巧亦鮮仁乎仲山甫之德亦鮮仁乎至於聖人所謂孫以出之辭亦巧矣逞顏色怡怡如也色亦令矣豈以好其言語善其顏色直以為鮮仁也哉至於小人蓋嘗許以為

消融其查滓故禮以順之於外而樂以和之於中此表裏交養之功而養於中者實為之主故聖門之教立之以禮而成則以樂記禮者推明其效亦若是其至也於是又言身心無主則邪慝易乘中心斯須而不和樂則鄙詐入之外貌斯須而不莊敬則易慢入之善惡之相為消長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鄙詐易慢皆非本有而謂之心者和樂不存則鄙詐入而為之主莊敬不立則易慢入而為之主夫既為主於內非心而何猶於汙泥非水也撓而濁之是亦水矣此禮樂所以不可斯須去

身也。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

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隱禮，

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

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

頌正以行其義。

孔氏曰：反情，反去情欲也。比類，比擬善類也。附

張子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

直矣。言何嘗巧，雖內存而色厲。色何嘗令，然則何者為巧言何者為令色？若能知出辭氣，可遠鄙倍，則知之矣。此且學者深思而力索，不可以言語道也。

朱子曰：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

鮮仁矣。若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

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功。求

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

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已。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

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絜以出之，

斷欲巧者，亦其一事也。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今

儀令色，怡怡如也。乃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又非

仲山甫之所及矣。至於小人，訐以為直色厲而內

莊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為之

心，則實巧言令色之在者。聖人惡之，上蔡於此不

肯明言其所以然者，將使學者深求而得之也。然

然則

然則

然則

然則

然則

然則

然則

然則



今學者反レ之於冥漠不可知之中レ失レ之愈深故  
 詳論之使レ學レ無レ滯思レ力レ窮レ之若而有以審夫用  
 力之幾焉○○聖賢所論レ巧言  
 令色與姦聲亂色レ處レ宜レ參觀レ○○朱子曰非禮勿  
 視勿聽レ即所謂姦聲亂色レ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  
 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南軒張氏曰  
 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  
 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  
 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又曰詳考從古  
 聖賢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  
 如此然後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場所謂閑邪存  
 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以養其中者此也○

西山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  
 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所以養其外  
 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  
 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感則外亦正矣  
 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  
 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  
 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  
 ○東匯澤陳氏曰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  
 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  
 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接不設如論語四勿

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體從令而義之  
與此矣此一節乃學者修身之要法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

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

惑而不樂

**鄭氏曰**道謂仁義欲謂淫邪也。**程子曰**人雖不

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

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附註**呂與叔曰嘗有一

朝士久不見伯淳謂日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

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云蓋恐回頭錯耳

得其欲者其意不過安放縱而賤名檢然所謂固  
念作狂實基於此今據附四條學者不可不痛以

為○有人勞伊川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亦甚

勞且苦矣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苦之有他人

日踐危地乃勞苦也○朱公揆為御史端笏正立

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蘓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

這敬字○**王信伯曰**伊川先生一日偶見秦少游

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

之拱手遂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悔之少

游面色駢然○**張子曰**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

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若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武夷胡氏曰**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已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為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辟趨蹶無不為矣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春秋謹書其事於教與何誅使後人為

**鑑**必持其志修身窒欲之方也○**致堂胡氏曰**唯酒無量不及亂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學者未能然當知戒可也○**朱子曰**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言情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

心經附注

卷之二

三十一

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國樂記於天理人欲推極言之而朱子之訓尤為警切。學者不能以道制欲而以欲忘道，則程子所謂人道廢而入于禽獸者，可立致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生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謂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者，令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

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朱子曰** 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其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又曰。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之以滿其所賦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能由此而遂充之。雖保四海可也。○又曰。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最為詳密。讀者宜深味之。○**程子曰** 人皆有

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  
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附註龜山楊氏

曰孟子一部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

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

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朱子曰四端乃孔子所未發人只道

孟子有闢楊墨之功不知他就人心上發明大功如此關揚墨是扞邊境之功發明四端乃安社稷

之功○朱子曰孔子不說心只就事實上說孟子始

西山真氏曰孔子雖不言心然教人於言忠信行焉敬居處恭執事敬上用功則所謂存

心收放心固在其中矣又四勿三戒絕四正心上工夫又四勿三戒知其非禮而勿之者心也知其不當戒而戒之亦心也子絕四意必固我皆心之病也好仁惡不仁者心之正也則孔子未嘗不言心特不指言其本體耳○問存心曰存心不在紙上

寫底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

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問人

心陷溺之久四端蔽於利欲之私初用工亦未免

間斷曰固是然義理之心纔勝則利欲之念便消

如惻隱之心勝則殘虐之意自消羞惡之心勝則

貪冒無耻之意自消恭敬之心勝則驕惰之意自

消是非之心勝則含糊苟且頑冥昏繆之意自消

○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之言甚善人之心在外者要取人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

四山真氏曰收之使入者本心之所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

○勉齋黃氏曰人莫不有是氣則莫不有是理莫不有是體則莫不有是用此天之所以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也

天下俵俵然於覆載之間亦嘗反諸吾身而思之乎創食而渴飲趨利而避害則知之矣至於天之予我而人之所以為人者乃反不知焉何哉孟子憫斯人之愚而莫之覺也故為之反覆開示之既啓之以孺子入井之端又告之以火然泉達之始知是理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充不充之間而功用之遠絕乃如此其教入之意亦切矣世之學者未有不讀七篇之書者也而莫有知其言之為切者何哉習俗之所汨利欲之所昏既無明師良友以示之又無誠心堅志以求之譬如大明當天而瞽者莫之見也豈不甚可憫也哉

○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之言甚善人之心在外者要取人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無非此意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爲役由弓

人而耻爲弓矢人而耻爲矢也如耻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朱子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本心全體之德有大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



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又曰：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附註問仁兼四端意。  
**朱子曰**：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書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道漸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惻隱？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了，始有羞惡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天地生生之理，這此二動意未嘗止息。○南軒張氏曰：人與函人巫與匠俱人也，而其所欲

之異者，以其操術然也。故夫人自處不仁，為忌伎為殘忍，至於嗜殺人而不顧，夫豈獨異於人哉？惟其所處，每在乎人欲之中，安習滋長，以至於此。其性本同，而其習霄壤之異，可不畏與。  
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勉人為仁，其意甚切。至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反求諸己，皆言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耻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為仁之機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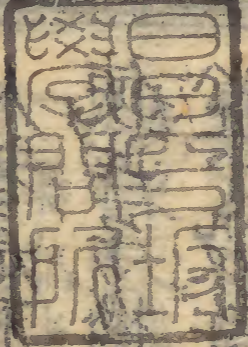
孟子卷之七

朱子曰：大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疑若甚不同矣。然其不為物誘而純一無偽，則未嘗不同也。故言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於此。○附註：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程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或問：程子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朱子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之不足，以名之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

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朱子曰：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此字機關，計此字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雙峯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

不為物誘而能一無係則未嘗亦  
 問世故言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於此○  
 問世故言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於此○  
 問世故言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於此○  
 問世故言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於此○

以而求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於此○  
 以而求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於此○  
 以而求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於此○  
 以而求其所以為大人者特在於此○



心經附註卷二

赤字...  
 赤字...  
 赤字...

